

点校版

楚寶

上

〔明〕周圣楷 编纂
〔清〕邓显鹤 增辑
廖承良 杨云辉 等点校

岳麓書社

点校版

楚宝 上

〔明〕周圣楷 编纂

〔清〕邓显鹤 增辑

廖承良 杨云辉 等点校

岳麓书社·长沙

前言

0001

楚宝四十五卷，周圣楷编纂，邓显鹤增辑。书中记载楚中人物兼及山水名胜，上起远古，下至明代，取材广博，规模宏巨，是一部迄今最为完备的楚志全书。

楚的起源，可以追溯到炎黄时代。黄帝之孙颛顼高阳为楚之先祖，故屈原《离骚》有云：“帝高阳之苗裔兮，朕皇考曰伯庸。”高阳之曾孙重黎为帝喾高辛火正，命曰祝融，其后衍为“祝融八姓”。八姓中芈姓一支的后裔熊绎，周初受封于楚蛮之地，楚始正式建国。至春秋战国时期，楚国国力强盛，雄霸诸侯，颉颃齐、秦。文化灿烂辉煌，以《楚辞》之瑰美，并《诗经》而共传。

楚中人杰地灵，伟人杰士接踵而生，功业事迹，彪炳史册。楚地山水秀奇，特为文人雅士所心赏，发为吟咏，形诸纸墨，绚丽多彩。楚域文化，独具特色，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，代代传承，并不断发扬光大。

自汉魏以来，有关楚地的历史地理著作相继出现。吴有张胜《桂阳先贤传》；晋有习凿齿《襄阳耆旧传》，张方《楚国先贤传》，罗含《湘中记》；南朝有盛弘之《荆州记》，庾仲雍《湘州记》，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；唐代有余知古《渚宫旧事》；宋代有卢藏《楚录》，路振《楚青》；明代有陈士元《楚故略》，何迁《全楚志》，高世泰《三楚文献录》，陶晋樸《楚书》，廖道南《楚纪》等等。以上著作多已散佚失传，《楚宝》这部集成性的巨制幸能得以保全，流传至今，已经成为研究楚史、楚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典籍。

《楚宝》的得名，出自《国语》王孙圉论楚宝的典故，大意思是说，楚国不以玉饰器玩为宝，而以人材、物产为宝。《楚宝》取材范围、区域的确定，春秋战国时期，以楚国的疆域为界。秦汉以后，历经朝代更迭，建置屡有迁变，大致沿袭古代三楚分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。至明代，则以湖广即今湖南、湖北为楚之全境。

《楚宝》作者周圣楷，字伯孔，明末湘潭人。贡生。少负才名，早年游学京师，与竟陵派代表人物钟惺交谊甚厚，曾一夕成《竹枝词》百首，都下盛传。因科场困顿，屡试不第，中年绝意仕进，于家乡湘潭城东筑湖岳堂，辟帆园，聚藏图书，交接文友，研讨学问。平生著述颇丰，除《楚宝》外，尚有《湘水元夷》、《湖岳堂集》、《生气录》等刊行于世，惜多毁佚无存，仅馀《楚宝》及《沅湘耆旧集》中存诗60首。

《楚宝》初刊于明代崇祯十五年（1642），湖广提学道高世泰、长沙推官蔡道宪为之序。黄周星、陶汝鼐、王岱、郭金台等一批名儒硕彦参与校订，乐助其成，足见此书为当时学人所推重。关于《楚宝》的内容与体例，据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所作“提要”介绍：

圣楷字伯孔，湘潭人。是书编录楚中人物名胜，分二十（五）[六]门：曰大臣、曰名臣、曰大将、[曰名将、]曰智谋、曰谏诤、曰文苑、曰良史、曰命使、曰典故、曰真儒、曰诸子、曰孝友、曰忠义、曰独行、曰真隐、曰列女、曰方伎、曰异人、曰宦迹、曰迁寓、曰山水、曰名祀、曰列仙、曰名释、曰祖灯。悉录史志原文，亦间有考证。前有总论四条：一曰定区域以尊王，二曰别人物以征传，三曰约论注以归雅，四曰专遗剩以缺疑。高世泰序称其人物十九，名胜十一，古文十九，今文十一。大致以人物为主，而稍以山水古迹附之，既非传记，又非舆图，在地志之中别为一例。姑从其多者为主，附之传记类焉。

世传《楚宝》通行本为清道光九年（1829）重刻本。著名学者邓显鹤校刊，为原书订讹补缺，作《考异》、《增辑》附于原书各卷之末。时人以为“去取详慎，于地理废置沿革尤多辨析，所

论皆有依据，足补前书所未及”，“言楚故者，无愈是书矣”。

邓显鹤，字子立，一字湘皋，湖南新化人。嘉庆九年（1804）举人，曾官宁乡训导。博涉群书，工诗古文。一生致力于湖南地方文献的搜集和整理，编纂《沅湘耆旧集》，刊行《船山遗书》，沾溉后世，影响深远。明刻《楚宝》，因历经战乱，流传稀少，弥觉珍贵。据邓显鹤自言求之十数年不获，颇费周折，才从桐城李海帆处访得湘潭周石芳家藏刻本，不啻如获重宝。《楚宝》的重刊，同时也受到官方的重视，湖南巡抚康绍镛、布政使裕泰等给予了大力支持，进展顺利，不到一年，即告事竣。

毋庸讳言，《楚宝》也有一些不足之处。如门类分设，大臣、名臣、谏诤、良史、命使交叉重叠，人物、典故、山水、名祀统为一编，稍嫌驳杂，不够精纯。引用史志悉录原文，不作加工处理，繁简不尽恰当，深浅时见悬殊，篇章累累，难查出处，未免有利有弊。维护封建纲常，宣扬愚忠愚孝，因袭陈词，或事涉荒诞，或人性扭曲，大抵旧志之通病，非独《楚宝》为然。凡此之类，白璧微瑕，似亦不必以尽善尽美苛求于古人。

《楚宝》现已收入《湖湘文库》，据清道光九年重刻本影印出版。鉴于《楚宝》的重要学术价值和广大读者的需求，岳麓书社决定出版点校整理本。此次点校，即以《湖湘文库》本为底本。点校时就卷首篇目顺序作了些许调整，将置后的明刻原序移至重刊序之前，使序集中排列，以见刊刻的先后顺序。原书总目仅到卷次、门类，较为笼统，而于书中各门之前分列论次目录。今综合二者，重编目录以方便检索。书中衍文、脱文、正讹，按古籍整理常例，于文中用圆括号标示应删、改之字，方括号标示应补、正之字，为避免繁芜，不再另出校记。

本书标点工作分工如下：卷一至卷十由许静负责，卷十一至卷二十由陶崱玲负责，卷二十一至卷四十由杨云辉负责，六篇旧序及例言总论以及外篇卷一至卷四由廖承良负责。廖承良审定全稿。

廖承良

高世泰序

0001

楚幅员视十二省最賒，名胜最多，古今人物最盛。庚辰，予来视学，征十五郡二州志及总志、《楚纪》诸书阅之，可架可仓，可旁综流略，可备辘轳采择。然殊汗漫参差，恨不能撮三楚之胜，就数卷之书，展寝食之玩。间爱野乘多引人入胜，然如苍壁小玃，不足语玄圃之流光也。

周子伯孔有辑录四十五卷，人物十九，名胜十一，古文十九，今文十一，间附己意评鹭，名曰《楚宝》。其书摘志之精，补志之缺，亦史亦子，亦集亦林，埤益菁秀，发人心目，而长人意知，其功良多。昔刘思贞有云：“为之者劳，观之者逸。”三叹斯语，可似斯编。然余更谓：“为之者工劳而笔逸，手劳而致逸，心劳而解逸。”

夫以周子垂翅未举，拥书居业，搜鸡次、铎氏之遗，考百家、四库之略，力云殫矣。乃博洽之患，连类难区，众美易眩，自非腕具神工，曷裁累牍，勒兹快书。是为笔逸。钞录数十万言，自题门目，无假陶瓶之投众手之撮，殆所云饥以作飴，倦以作枕。然不为刘知幾之捃摭得失，不为束广微之铨证荒诡，义取嘉言懿行，可以淑人，奇文藻篇可以密娱而已。是为致逸。观书当得大意，误书思之更是一适，摘铅次槩之余，即复横卧方床，覃求论世，而参伍既熟，古人如见，品题所属，如八面更敌，沛然应之。是谓解逸。以此三逸，善运其劳，故著作有乐事，有成绩。名为《楚宝》，实周子之家珍矣乎。

王孙圉有曰：“楚之所宝者，观射父能作训词，左史倚相能道训典。”此善言宝者也。而孟氏以土地、人民、政事为诸侯之宝，其说尤备。斯编列人物而政事该，志名胜而土地该，予以为实兼王孙、孟氏之义，此固作志之要领也。具体乎志，而不必以志名，则周子之善于用长也夫。

梁溪高世泰题。

蔡道宪序

周伯孔，湘潭奇士，谈古今事如列眉，如以镜取形，百不失一。初年慷慨以天下为己志，后稍不得意，遂愤然击断古剑，以身许诸古人，为贾集世间书，恐或后时而失之。又不喜为闭户咄咄，放意山水间，别具眼孔胸臆。兴尽而归，便复与藏书为雠，故伯孔书中蠹鱼往往无所遁。其独至者多不以示人，稍传其一二者，皆为其平日欢好者持去，辄付之木。伯孔已而悔，而传者日远，又不能知其素心，但谓迩来著书满阁，都是名士习气。故称伯孔者，究竟埋没伯孔本色。

夫世间有真名士，先要不好名。若认定几片灾梨为百年以内生活计，此何异老和尚以袈裟、蒲团为真衣钵乎？伯孔唯无意好名，故能成其名。凡卷四十有五，若使生于姑苏、白门，一叶出，即为好事者登场舞袖，其书久在四方纸客箬笼中，无一分生气矣。幸其书成之不蚤，而刻之又迟，天所以爱伯孔而居之湘潭，又爱伯孔而使之贫薄无梓人资，乃使其书终不可泯灭也。

书载楚地、楚人、楚事，皆有所论断，不苟与昔人同，又不肯为昔人作注脚。高督学以《楚宝》额之，数月而刻不成。夫此书系之楚，则宜楚人重之，何令伯孔费十年心血，今尚对刀工啧啧，叹其直不售也。若一境之内，贤人君子曾不能相谋此事者，是失伯孔也，是不识其书也。不然，是忌其名之成也。天下好名者既以浮浅不终朝而败，不好名者又以寂历待知己之助而不助之，而归于无成。然则，如何而可也？余俸薄，且受事之日浅，无以伸其志万一。此等事为俗吏占尽，诸君子又将戟手詈之矣。

崇祯辛巳十月风雨夜，湘中吏隐晋江蔡道宪书。

康绍镛重刊序

楚幅员甚广，记载甚博，左史、倚相之徒，铎椒、鸡次之典，见于《春秋》内外传、《国策》者尚已。汉以来，耆旧、先贤有传，岁时、风土有记，图经、地志、目录难更仆数，而苦无全书。

余抚楚之明年，新化邓湘皋来官宁乡学博，余知湘皋名久，喜其官冷无吏事扰，暇辄与之上下议论。余每病古今郡县改易侨置，致地里书鲜完善。以为郡县无定，而山水有定，水有迁变，而山无迁变，欲仿《水经》作《山经》。又尝病古今聪明才辨之士，往往盗名而欺世，卒以一眚自累，不能掩盖，欲仿刘念台《人谱》作《人鉴》。湘皋甚服余论。因言楚中掌故，近代以周氏《楚宝》为最，请为重刊。会余述职北行，湘皋亦归宁乡。

今年夏，余回任，湘皋以试事来见，则《楚宝》已将近刊成。原书凡四十五卷，湘皋又为之是正补缀，作《考异》、《增辑》附各卷末。去取详慎，于地里废置沿革尤多辨析，所论断皆有依据，足补原书所未及。后之言楚故者，殆无逾是书矣。

晋楚于春秋为匹，余晋人，先世父茂园公尝补纂《晋乘》，以未及详核为恨。余每思续成，官事牵率，卒卒无暇，顾安得如湘皋落落一冷官，反得遂其著述之志。序其书，不禁婣媛太息也。

道光己丑嘉平月，合河康绍镛。

裕泰重刻序

著书难取前人之书而增益之，考订之则尤难。著书者自立门目，去取由我，犹可避难而就易。取前人之书而增益之，安知我所增益者，非彼之所弃乎？又安知所增益者，什之九不犹漏其一乎？取前人之书而考订之，既难遍得所见之本，不将愈考而愈失其真，得于此而复遗于彼欤。盖非多闻而识定者，不足以语此。

新化邓子湘皋，少壮时历览名山川，遍交海内贤士大夫，及归而就广文一席，人以为官冷而饭不足者。湘皋且欣欣然喜，曰是可以遂吾读书之志矣。因遍索两湖掌故之书而读之，期为有用之学。得明季周伯孔氏所著《楚宝》，谓可以备志乘之遗，补文献之缺。为之增益，为之考订，不及一载，而剞劂告成，抑何用力之勤，而成书之速也。

楚自春秋战国以来，幅员最广，及汉以荆州分部，唐以山南、淮南、江南、黔中诸道分领之，宋置荆湖南、北路，元置湖广行省，自明迄今，遂以湖南、湖北为全楚之界。其掌故之书，见于记载者，有晋张方《楚国先贤传》，宋卢藏《楚录》，路振《楚青》，明陈士元《楚故略》，何迁《全楚志》，高世泰《三楚文献录》。惟陶晋樸《楚书》、廖道南《楚记》及伯孔是编，录其目于[国]朝《四库全书提要》，馀皆佚其籍矣。

伯孔生数千百年后，集古今人物勒为一篇，其势不能无漏拾蠹简于古籍散佚之余，其势亦不能无误。湘皋为之增益其漏，而不敢自谓无漏，考订其误，而不敢自谓无误。仍附编于各卷之后，不欲以己意乱前人成书，盖慎之也。其于门目间有更张，亦因时制宜，无嫌独断。而其成就前人之美，使二百年垂绝之书复行于世。自皇古以迄前明，上下数千年，全楚人物可与白珩争美者，条举胪列，如叙一家谱系。为楚之阳秋，即为伯孔益友，可不谓

之多闻而识定者乎？

至其编书体要，则有原书例序及湘皋增订之例在，不赘及。

道光九年岁次己丑嘉平上澣，长白裕泰序并书。

吴杰重刊序

余生平好蓄古名臣全集，宦学所至，必广为购求。非敢希踪昔贤，良以史传所载，多撮其大要，其学问纯驳，政绩得失，或不尽传。得其专集读之，庶知人论世有所考镜，得以增长识见，裨益身心，期为有用之学。或其人名立天壤，而子姓式微，先集湮没，尤思就其地之耆宿时髦，网罗缀拾，勒为成书，用以表扬前贤，嘉惠来学。官事丛错，有志未逮。

自来楚南，与湘皋学博言，每有同志。湘皋闻见博洽，于其乡之先哲闻人，尤乐为称述。比出其重刊《楚宝》一书见示，拾遗补缺，订讹纠谬，既详且慎。又以余喜藏名人别集，时复过商，因检行篋，得数种共读，至《熊襄愍公集》，相与歆歔感叹。其事其人有为史传所佚者，湘皋又为之牵连采摭，以类附书，不数月而剞劂告成。

湘皋以余为有功于书，宜有言。会余督运将行，率书数语，附名简末，以志平生志事所在。又庆此书之成，关系全楚掌故，凡官于楚，旅寓于楚者，皆当奉为蓍蔡，岂仅楚之宝哉！都人士幸毋褻视焉可也。

道光九年岁在屠维赤奋若嘉平月，会稽吴杰书于岳州舟次。

邓显鹤校刊序

楚志之最古者，《襄阳耆旧传》、《长沙先贤传》、《桂阳先贤画赞》及盛宏之《荆州记》、罗含《湘中记》、庾仲雍《湘州记》、卢藏《楚录》、路振《楚青》，今皆无存。近代言掌故者，以廖鸣吾《楚纪》、周伯孔《楚宝》并称，而《楚宝》为优，俱列入国朝《四库全书存目》。

显鹤自授书以来，喜闻老先称说古今巨人硕德，乡邦文献。念生长南服，欲搜讨楚故，无如此书，求之十数年不获。自为宁乡学官，闻黄虎痴孝廉言，长沙一士人家有钞本可借刊，以闻于今大中丞合河康公，公喜，允为梓行。索钞本，复无从得，事遂寢。会桐城李海帆观察自永州来，携湘潭周石芳侍郎家所藏刻本见示，真不啻获重宝。时中丞公述职北行，复请于方伯长白裕公，及官楚诸君子谋重刻。显鹤独任校刊之责，爰开雕于宁乡学署。

冷官多暇，日事披阅，又参以书传载记旧文，订其讹谬。因仿宋朱子校正韩文之例为《考异》，复遍采古书、地志所纪，删节缀拾为《增辑》，统附各卷末，依类编次，以便省览。其有目录缺传者，悉加补正。间附按语，以谕学者。书垂成，会余以试事于役省治，以书局自随，复借官书详加是正。凡十有一月而工竣。极知僭越滋惧，然于乡贤文献庶几万分有益，方志之广识焉。

道光九年十一月，新化邓显鹤谨序。

校刊例言

一、是书四十五卷，分二十六门。大抵刺取左、国诸史，及各家之文，而附以论断。兹编重为雕刻，一仍其旧，不敢以己意加损。

一、原书各门皆有论断，间附考证，详审者多，舛谬亦时有。兹编严加考核，审其字画讹舛灼然无疑者，即为更正。其有征引错迕，不相条贯，未敢率尔涂改，于每卷末附纂《考异》，随条札记，以便省览。非敢纠谬，聊以存疑。

一、原书体例颇严，征引甚隘，如《宋书》之柳世隆，《唐书》之刘瞻、韩约，《宋史》之秦再雄、杨再兴，以及前明之朱英、方逢时、杨一清、熊廷弼等，事功彪炳，皆在所遗。至《文苑传》擅名陇首之襄阳柳恽，与齐名水部之南平阴铿，一例屏黜，他复何论。如斯之类，诚未允协。兹编广为搜讨，依类采入，名曰《增辑》，仍附每卷之末。

一、书分二十六门，谏诤不外名臣，良史可赅典故，类别部分颇嫌重沓。至山水一门，详诗文而略郡县，尤未免纲目混淆，今略为更正，各条以州县为纲，而分系各家游记、诗文于次为目，征引一仍原书之旧。

一、《史记》孔子弟子列传，公孙龙、秦商、任不齐，郑氏皆曰楚人，自汉以来，与七十二弟子之祀。是书“真儒”一门，近溯濂溪，远遗洙泗，宜敬谨补载。然三贤名号已定，既不能退之于儒，又不能另立门类，兹略为变通，增辑仍归“真儒”。首冠以“先贤”二字，而以传《易》之馯臂子弓附之，以示尊崇，以昭区别。

一、书取惟善为宝之义，以人物为主，而山川宝所由产，名祀宝所由荫，正合传捍灾御患则宝之义。仙佛幻诞，似在所节，

原书列仙、名释征引甚繁，又益以祖灯，赘矣。在作者，生当劫运，欲借逃禅为避世之计，寻其意指，良可哀悯。而事无规讽，语非典要，适足以自秽其书。兹刻殿以山川、名祀，断自四十卷止。列仙以下，一以《外篇》别之，以明所宝之不在是尔。

一、原书有目录无传者，如《名臣》之何孟春、梅国桢、耿定向，《文苑》之王廷陈、孙宜、吴国伦、袁宏道、袁中道、钟惺、谭元春，《忠义》之石有恒，《真隐》之令狐揆。若此之类，悉为补传。

一、各门增辑，以正史为主。惟孝友、忠义、独行、真隐之类，一至之行，史不尽书。有采自方志者，要其人其事卓绝可传，其有近事为耳目所习者，间亦附见，以彰懿好，以发幽光。

一、《文苑》增辑近世诸君，必其人其集海内流传，久经论定。或姓名灭没，吉光片羽可珍爱者，亦急为表褻，意在阐幽，无嫌阿好。

一、原书自元以前，皆本史传。惟明代诸公，其时国史未备，多采自谱牒及各家文集。里巷传闻，不详不实，与正史多有牴牾。今悉取《明史》本传详加比较，逐条登记。至江陵、茶陵二公，大节凛凛，当时或不无异议，兹刻有关公论者，间为采入，熊襄愍、梅长公之类亦然。繁称博引，固不嫌其辞之费也。

一、原书《忠义传》殿以杨涟，其实应山大贤，与受顾命，以身系宗社安危，非忠义一节所能尽。兹编增辑，谨列入《大臣》，不嫌重出。亦如老莱子列入《孝友》，一列《真隐》，元结既入《宦迹》，又入《迁寓》。义各有当，无妨两存也。

一、书以明代为断，至国朝馆阁巨公，山林名宿，接踵辈出，概不敢论定。惟诗文有可引证者，间为采入。

一、《文苑》诸君，如郭都贤、陶汝璜、杜濬、潘章辰、郭金台、邓祥麟辈，皆国初遗老，宜列之明代。兹编悉为收入，以从其志。

一、是书开雕太速，书籍苦少，编辑考订，迫促从事，或备

于古而缺于今，或详于南而略于北。郢书燕说，讹谬滋多。目论耳食，挂漏尤甚。所望粉榆耆彦，桑梓英髦，恕其颛愚，攻其舛错，是所厚幸。

一、原书为蔡忠烈公序刊，古雅精致，不愧佳刻。剖劂既竣，旋罹兵燹，故流传绝少。显鹤生当盛世，得以下走末僚，幸侍当代大君子，备几砚小胥之役。雍容载笔，哀然成书，以今视昔，劳逸悬殊，而工拙相反。既用自幸，弥深惭惧。惟大雅君子，幸有以见教焉。

总 论

一曰定区域以尊王。尊王之大者，莫先于一统，一统之大者，莫先于括地。楚幅员当春秋战国时，兼有陈、徐、吴、越之地，延袤六千馀里，盖举今之大江南北以暨淮海，尽入版图。故苏秦说楚威王曰：“楚地西有黔中、巫郡，东有夏州、海阳，南有洞庭、苍梧，北有陜塞、郢阳。”此亦总其大势而言矣。秦始皇兼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，楚始裂而为三。司马迁以淮北、沛、陈、汝南、南郡为西楚；彭城以东、东海、吴、广陵为东楚；衡山、九江、江南、豫章、长沙为南楚是也。三楚之后，东紫西带，星离豆剖，未可为据。惟我明兴，指臂万国，平定江汉，继而龙飞郊郢，翼轸丽天，青阳白水之墟，一大开辟，而楚复褭然甲于海内。虽其地不当战国之遗，而山川灵气所汇，伟人杰士接踵而生，盖若天所授焉。予故断自秦汉以上，无郡邑沿革者，但称楚人，皆系之楚。汉魏以后，有郡邑沿革者，则一以我明所定郡邑系之。如今之枣阳，即汉蔡阳，今之澧州，即晋南平是也。若夫宦游而复归本土，如二程子之生于黄陂，大小宋之产于安陆。流寓而未经著籍，如诸葛亮之隆中草庐，段柯古之木香村舍。又若他国而终于楚甸，如赵台卿自为寿藏于荆州，胡安国父子家南岳山下。则此采风之馀烈，昔人之佳话，楚岂借重哉。

0011

一曰别人物以征传。左丘明作《春秋》内外传，而列国卿佐，有一才一能之表著，皆令不朽于后世。司马迁作七十《列传》，而异代英杰，有难明难语之心事，皆若自写其生平。虽云户牖独开，笈毫艳溢，抑其时实多奇人奇事，笔不胜书，略一点掇，便堪传世。西京以后，操觚纂牒非不代雄故府，然而《家乘》之所载，半是官勋；《实录》之所编，率多忌讳。寒暑异笔，刑祸交胸，媲美二氏，其可得乎？故夫作史者如颊上三毛，戏墨成蝇，只能描

画其所本有，不能增益其所本无。读史者如张僧繇之画龙破壁，顾虎头之美女颦心，可以精气相感，不可以粉本相贻。由此而上观千古，下观百世，庶几旦暮遇之。乃人亦有言，楚国多才，自我旷览，抑何寥落。岂异感升沉，人不能自见其长；择木羁栖，国不能尽收其用欤？是则可叹也。于是上搜旧闻，傍摭遗逸，铨叙审正，汇别门分。求之左氏，得十之五；求之司马氏，得十之三；求之汉唐宋以下，得十之五；求之司马氏，得十之三；求之汉唐宋以下，得十之五；求之我明，得十之一。大抵一人有一事之可传，传其一事，而其人亦可附见也。一事有一人之可传，传其一人，而其事亦可附见也。发潜德之幽光，致高山之仰止，所谓凤皇、芝草，贤愚皆以为美瑞；青天、白日，奴隶亦知其清明。岂班金陈米，可得而眯目乎。

一曰约论注以归雅。楚自赤帝和声，赫胥耀迹，岩下鸟书，山尖玉字，天下文章，亦云盛矣。于是棊机，鸡次之典，酉阳、巫峡之藏，先贤、耆旧之传，荆州、湘中之记，以至万潭、钴姆、浯溪、白兆，好奇者无不欲梯深渊索，闻所未闻。而世卒鲜有全书恣其展握，则后此著述又可知也。少日检阅先达《楚纪》、《楚史》诸书，恒不如人意。后见华亭董公称天下郡乘可采者，惟徐宗伯所修《湖广总志》，亟购得，殊复愤愤耳。因叹古今文人正患无才，不患无书，第患不雅，不患不博。以才转书，则可以导河源于腕底，规建章于砚北；以雅资博，则酌群言而攻瑕奏新，准至理而露文抒性。我思古人，实获我心。岂掇拾其膏馥，便得据虞白上座乎？昔王仲任著《论衡》，闭门潜思，墙牖悉置刀笔，数十年方就。自谓人无一引吾百篇，人无一字吾万言。而卒不免拙于用人，自守拘陋。刘子玄历凤阁舍人，迁秘书监，著作固其官守，《史通》一书，又何其工于诃古，拙于用己也。然此二书，吾所祖法，非今人所及。又若裴松之扬季汉之芳流，刘孝标振江左之藻润，其书具在，匪同湮灭，望其涯者，犹思揽秀焉。予是以（蹇）[蹇]裳而濡足，不自知其济胜之无具矣。